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雜啟答守倅時

王守工部克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雜啟

王守工部克

伏辱貽牋寵放折俎重念某里巷晚出與先進不同
州縣麤官視勝流尤異茲承宴享稍異故常豈無欲
角之心適有服緦之戚陪孟嘗之珠履難希上客之
榮招虞人以皮冠願守匹夫之志况是日尚留於鄰
邑以何名可拜於盛儀所有餽金當返璧

又

遠辭盛禮恐速嚴誅雖答語之甚温願愚忱之未白

屬者大開公譙高會羣賓其方哭婦翁尚留鄰邑實
不聞有下榻之命亦未始控循墻之辭迨還轅之及
門驚折俎之滿室於義未有所處雖食且不下咽僕
稍好修何至於簞食豆羹而動色公方待士寧忍以
飯囊酒甕而加人欲望恕書生之清狂責郡人以廉
耻免為饕客全在賢侯儻他時賜出於有名則下走
誼難於方命再瀆之罪百拜以須

楊守監丞夢信

疇咨雅望倣布寬條入太學咀英華不作熟官之想
問君玉乞符竹皆傳廉吏之來方竊此麻敢稽迎候

恭惟某官江鄉名族場屋宿儒惟本朝之道德詞章
萃見廬陵之郡若閣下之父兄家世尤為多士之宗
昔者忠襄仕于建鄴虜窺天塹羣拜窮廬方夷甫委
師將相至於失節獨杲卿罵賊天地為之動容使當
代稱為忠義之門至奕葉不絕詩書之澤載觀賢業
尤有祖風臨履淵冰肯墜清白之訓放浪嶺海不傍
軟紅之塵及吾丘奉最而來興主父見晚之歎長安
貴人之衆車轂競馳國子先生之賢門庭獨冷上書
勇決而求去當軸委曲而莫留蒲雖斗太之州帝則
印刊之久兒童騎竹馬問新牧之謂誰佳士得朱輪

恨先驅之來暮而况官府無酒鹽之權海鄉有魚稻
之饒士多知書俗少梗化為丹荔黃焦所誘暫至南
州詠青苔紅藥之詩即歸西省某涉世甚淺入山未
深少竊虛名宜天公之見罰晚歸舊隱幸地主之相
容屬聞謠誦之載塗始覺旌麾之壓境石田荒茅屋
破久安貧士之常太守好長官清即是老農之幸

新守陳夢龍

當宁掄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稽太守之章
父老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修書札以候旌麾
恭惟其官書讀五車詞傾三峽朗陵荀有文若視元

觀而有光靖恭揚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俊
造之選號七閩文章之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
後進佐陪京之留鑰風月游分牧思陵之潛藩瘴烟
一洗盍趁召吾丘而奉計碩重煩韋守之凝香眷此
邦人種何福德鴻碩鎮臨之未遠象賢選擇而重來
昔尚父報政於齊何其疾也國僑遺愛於鄭誰其嗣
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眠事光復周公之舊宇增培
召伯之憩棠歷觀舊史所書鮮如今日之懿譜端明
之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紫薇莫須公等某坐虛
名之過實為衆毀之求全及之蹤甚危信之吠未息

身雖禁死永孤明主之知名列黨碑尤當繫臣之罪
自嗟垂暮偶未溘先躬書詩以教子孫力田園以奉
公上聞復旌之孔邇扶一杖而起迎太守賓惟猶記
鳴禽之同樂郎君官貴恐難行馬之重窺

潘守宮教塚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久屬望於班春
使君徐徐其行孰不敬於耒暮亟馳尺牘往候雙旌
恭惟尊官稟奎鼎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
生於寶發而偉人多出於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
實踐柱史殿上之叱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

單傳麗澤之學不由介紹自致清華東觀羣儒推蔡
邕尤知漢事太學諸生曰韓愈宜為人師厭輦駘之
紛華愛桐廬之瀟洒衆歆別駕詔遣追鋒長孺庭之
直臣有足憚者梁王上之介弟遂使傳之但嘗為朱
邱之賓鮮不在烏臺之選視猶免已義不呈身對揚
咫尺之威枚數中外之事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為動
顏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色莆方美印帝命剖符
俗無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病鄉校之議自孟子
已形巨室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理可屈權勢不必
參伍以問牛馬當如中孚之及豚魚小國寡民未究

德林集 卷之四十一
師儒之施設聖君賢相方褒牧守之循良煖席未皇
子環不遠某乾淳舊族海嶠孤生四紀驅馳人知其
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權以清望官忝進士任子之品
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轍以茲蔽罪良所甘心廼若騰
樂羊之謗書始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加於丹頤
寬恩徇念其白頭復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之且
至將扶杖以頽觀僕視彼徐穉任棠則慊然侯賢於
陳蕃龐參也遠甚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
孫不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旃

鄉守樂語

藩條做布方欣受許子之屢鄉論素卑乃特下陳蕃
之榻竊味伶倫之好語仰慙牧守之盛心昔者諸侯
尤待寓公一國必有善士任棠隱者龐參候門而還
林逋詩人李及衝雪而訪皆以道義為輕重豈計官
資之崇庠何況黃堂初開華譙衆觀位置愚自劑量
龐眉多洛社之耆英躡踵皆漢廷之雋茂居常合席
鉅容前之是後之非獨享加籩則是有其一慢其二
荷君侯之偉度察野叟之真情茲蓋伏遇某官六館
儒宗兩京循吏伯禽奄龜蒙之地無忝周公曹參避
齊相之堂以俟蓋老班春屬爾來暮藹然興懷嚴考

德林集 卷之四
之遺民俾陪太守之下客鳳皇見頴川郡必下璽書
鷄鷩集魯東門奚煩鍾鼓雖不敢傳誇於邦域然謹
當付授於子孫序鄉飲之儀僕獲覩於古禮記醉翁
之樂公自有於雄文

潘守謁歲

纍臣垂暮不記換於歲華仁牧頽春忽喚回於暖律
箋函俯逮蓬戶增光輟膳宰之珍羞分兵厨之餘瀝
雖枵腹頓為之醉飽然厚頽殊愧於老饕嘗鄭君之
羨自悲不洎食伯夷之粟尤覺傷廉

又

茅柴餞歲澆田舍之微勞綵勝頽春分兵厨之餘瀝
里閭改觀水陸畢陳夫何視楚澤之纍臣幾若待甘
泉之法從某銘心無斃捫腹有慙從者絕糧敢効仲
由之愠庖人繼肉莫望子思之賢

潘守樂語

七十翁尚扶杖而嬉及觀德化二千石有掣鈴之客
爰秩初筵屈符竹之尊嚴為桑蓬之光寵恭惟某官
在醇儒之目有循吏之風於前輩蒲腔惻隱之言終
身是踐凡世吏奮髯武謫之事一毫不為糧棲詠而
有餘雨隨車而輒應由公方寸使郡治平如子產然

豈獨鄭人之母有許行者願為滕君之民興念希年
俯為卜夜擁韋郎之畫戟訪杜老之草堂山間明月
江上清風固開人之共有竹裏行厨花邊立馬乃田
舍之所無雄辭傳播於親朋盛事夸張於樵牧某了
無新意徒愧老饕感烈士之暮年壯心未已願先生
之眉壽餘瀝見分

趙守樂語

把茅送老愧非洛社之耆英畫戟行春俾預梁園之
賓客初筵甚設晚景有光恭惟某官前輩典刑故家
文獻聞絃歌於百里孔門亟稱陳雅樂於三雍漢庭

推重甫布宣於明詔首存問於高年加籩之禮隆祝
饗之誼古腐儒之食麤糲烹雌常爨於庖廩君子之
酒旨多饗鷄奚煩於鍾鼓謂其綴於蛾眉之末引而
進之絺縠之間位置太高觀瞻未允託伶人之善頌
覺野叟之厚顏某口誦心惟蒞衰才盡續老饕之賦
竊比坡翁作公譙之詩難追子建

趙守寺丞

溫詔輒行輕裝赴鎮閩嶠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
人望結輩之來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候雙旌恭惟
某官講貫於家庭切磋於師友黃岩萬家之邑藹若

後村集 卷三十一
誦絃西橋諸趙之賢尤其烈見廼如執事克肖前人
其踐履則司直奉常其施設則省郎中祕三載令君
之勤恤百年父老之去思洎擢廷紳蓋旌縣譜為丞
再轉少留宜列宿之可攀乞郡三章勇去雖六丁而
莫挽蒲本樂土守多名卿屬此儉荒加之供億遣防
江之戍衛募入水之飲飛西北之事會無窮東南之
膏血已竭國有三空之患孰不懷於隱憂民受一分
之寬公蓋念於斯語靡容席煖即有壘寢其妄想灰
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嘗接緒言今為負耒之
民已尋初服聞涓上日喜托餘齡騎竹迎細侯固難
入小兒之隊尋花訪野老尚能和太尹之詩折笈之
深濡毫罔既

徐守寺丞樂語

僕侵暮景歸先人之敝廬公敬高年設邦君之反玷
清歡卜夜好語辟寒恭惟某官濟美當家從游諸老
方冰山擅國六卿三家之儲有萌非棋堊據經三緇
五常之道幾熄至今延平之遺愛有古循吏之餘風
自執事之下車與尊君而合轍吏多獲墨孰如龜腸
蟬腹之清俗尚苞苴獨無輟鯁紫魚之獻某所以辭
邇聯而去國亦惟樂美化而受屢息肩蝸舍之初觸

德和集 卷三十一 七
目鵠原之感殷勤盛意欲載酒而訪子雲蹴踏牢辭
辱下榻而禮徐孺托優伶之善謹備賓主之多儀衆
云吾侯鮮有此客愧非才士不能歌蜀守之中和竊
慕風人尚可頌魯公之燕喜

曹守司直

細札專城前茅墜境環千里而置守親冉于朝受一
塵而為氓頌耕其野庸脩短贄泚侯高牙恭惟其官
襟度春融羊神山立侍緇帷之側早趨庭而有門角
黃策之文屢鎖廳而得雋嘗婉婉而贊閭畫亦颯颯
而草軍書著鞭驚聖哲之場進孰禦者執壁封子男

之國斲而小之既騰三異之聲又著平分之績屬更
漢化甫寘周行而乃慨東畎之甘棠乞南州之符竹
賓客惜翟公之去無羅雀之嘆烏兒童喜郭伋之來
有竹馬而迎者靡待頌條而下教皆思宿道而向方
謠誦四馳報太公望之政璽書中出趣曹相國之裝
詐容偏方久拜大惠某幸因先契辱在下風昔文恭
公同聲而相應當端平際一面而定交誨言書紳翰
墨盈篋茲病叟荷鉏之地在象賢賜履之邦頌如表
殘得所栖托交通二千石豈敢掣於齋鈴廣袤二伯
弓粗足供於樵斧瞻依窳切專叙莫周

曹守重陽節儀

山翁老退方拾穗而行吟地主仁賢分泛黃之餘瀝
申以繼粟繼肉之禮念其祝鞭祝饘之時某拜賜何
勞傷廉是愧無黃花散金之句自歎衰年有白衣送
酒之人足酬佳節

曹守樂語

引羊還笏幸歸從太守之遊卜夜加遵示不臣寓公
之意霜顛榮甚春脚盎然共惟某官奕世才華一門
貴盛清詞麗藻視建安七子而有光讜論危言雜慶
歷四諫而無辨是生冢嗣尤得單傳更能少雙縣譜

第一政惟佩玉不利於步趨亦既奉璋攸宜於左右
衆觀三接復擁一麾建牙甫布於寬條尚齒首存於
古意謂半世獲交於橋梓異於稠人念癡年偶長於
粉榆延之上坐託優伶之善頌發游戲之雄文但恐
趣入於天朝不容久依於地主某無勞厚饗有愧汗
顏德匪耆英僕敢希於迂叟語多謬誤公尚恕於醉
人謹課踈蕪少伸銘謝

曹守歲儀

宦情衰謝已挂衣冠臺餽殷勤曲相俎豆辱鈴齋之
殊禮覺茅屋之歡顏願聞召節之將頒尚喜甘棠之

德林集 卷三十一
暫憩茲臨徂歲加惠耆年某調飢方幸以充腸爛醉
不知其敗面邦君七宰之饋豈不厚哉書生一飽之
難迺至於此扶持裁答臯緩增慙

曹守送重陽節儀

賢侯報政借留憩南國之棠退老投閑扶僊把東籬
之菊方拊時而感慨辱記節之殷勤分兵厨涓滴之
餘輟賓筵方丈之食脾神失喜竈魁亦驚靖節欲眠
不知其已醉子思亟拜安敢以弗恭

曹守冬至節儀

村翁岑寂無肯蓄以御冬地主仁賢委博封而記節
自憐衰颯莫稱殷勤龜腸忽享以八珍鼠量曷堪於
五斗某登嘉僕僕復命匆々聞養老之風孰非懷惠
論食功之義寧不有慙

曹守冬至節儀

爐煨楮袖方苦陰寒臺餽酒肴喚田陽律頽如老朽
倍費記存寂々而守元經裹也久矣僕僕而拜鼎肉
愧莫甚焉

汪守樂語

師儒出牧親承天子之臨軒退老明農辱設邦君之
反玷皆云初政先禮高年恭惟某官傑出名流飽參

前輩忠恕若曾子一言行之通達如賈生羣疑亡矣
既橫經於朱邸將執簡於烏臺播紳羨身去之輕田
里恨公來之暮以清修革黷俗以慘怛行新書剖決
如流真庖丁無金牛之手安靜不擾合老氏烹小鮮
之言甫下教條初陳宴饗為穆生設醴酒宜有重賓
與許行共饗殮且延上座首加惠於野老示不臣於
寓公慨陳人之尚有典刑廣聖世之不遺壽考哀褒
侈甚禍博歎然其徒有枵腸略無藻思二頃田與五
畝宅已歸為負耒之民一夜話腹十季書何幸作掣
鈴之客

汪守端午節儀

病叟引年託殘骸於地主賢侯記節分餘瀝於野人
視遇有加觀瞻頓改祝鯁之儀甚備設醴之敬未衰
涼殿來薰固莫和九韶之奏晴簷曝日尚能為五袴
之謠心之銘藏面以控叙

趙守計院

細札專城前茅壓境夕瑣有鳳毛之美照映清規昕
庭選麟趾之英樹柔遠俗先聲至止與望翕然共惟
某官承露金莖臨風玉樹聞多學廣講貫熟於家庭
行治身端清苦過於韋布昔淳祐世若無惰翁一老

德和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凜然漢中壘之忠諸即籍甚唐王孫之秀神臯婉畫
計即提緇平進可立登於雲霄廉取又出分於風月
御屏東記為新天子而分憂畫戟森嚴奉太夫人而
行樂頌是邦之何幸喜吾侯之此來必迹捕椎埋以
安善良必鋤治譁許以厚風俗村無犬吠野有犢耕
吏民相安惜頽春之來暮公卿有闕將遷表而入為
其久矣明農加之謝客人欺菴蔭迫暮景之桑榆天
許開身管春風之花柳治道聞太守且至打門為軍
將所驚亟闢高牙庸修短贅魯侯無喜之頌誰不效
忠蓋公清靜之言愚將有獻

趙守樂語

凝韋守之香咸觀初政設穆生之醴先享高年已為
野老而扶藜尚辱邦君之反玷清權款洽皓首兢榮
共惟某官尊行聞知被服儒雅在昔毋惰為穆陵之
名臣至今象賢有高陽之才子莆雖閩之支郡侯多
朝之偉人公做頌春民惜來暮孟水本薤孰敢犯於
清規芟舍甘棠留無窮之遺愛昭蘇幽隱拂拭襄陳
似憐北山愚公開九袞之幸矣固匪南州高士下一
榻而禮之託優孟之微辭寓武公之善謹第鳳翼且
高翔於千仞忍鷦巢難久借於一枝某寢踈雪案螢

德本集 卷三十一 十一
臆直成飯囊酒壚僕雖耄耄頌歌太守之中和公素
寬洪必恕醉人之謬誤

趙守重陽節儀

病叟乞骸都忘佳節賢侯尚蔭加禮高年飲藜藿之
枯腸霜菊莫之餘瀝香清戟衛雖畫諾而坐黃堂厨
少炊烟猶吐哺以待白屋予之過禮受者傷廉僕僕
登嘉悽悽摧謝

趙守至節儀

伏以懷太守章登觀臺而書瑞遺老人食覺田舍之
生充温々其和僕々而拜盖以祝鯁祝鱣之禮施之
荷簑荷笠之人非有微勞廼叨厚饗詩慚臣甫憶曾
捧於御床賢匪子思豈敢辭於臺餽

江倅至節儀

蟬腹龜腸都忘節物鳶刀犀筋分遺老農共惟某官
有名父之風在象賢之目西京博士學守禮經南朝
文通夢懷色筆久盖雲霄之閣步尚頌風月之平分
典念陳人忝交先德委餉宰夫之盛饌寵光病叟之
餘齡非有微勞廼叨厚饗下同趙守

趙守年儀

伏以千里宅生元日膺履端之慶一屢占籍暮年蒙

養老之仁遂使寒蹤頓回春意分桂酒椒漿之餘瀝
輟雕盤冰筋之珍羞負耒為氓未肯信孟耕之論推
食曰我安敢忘一飯之恩

江侔年儀

去國歸耕久上引年之請監州好事忽頒餽歲之儀
共惟某官典刑老成風流文獻遐翁乃東家夫子嘗
接緒言尊公如銅川府君親傳先訓念桑榆之婉晚
分椒栢之棄餘遂使寒蹤頓回春意某垂及耄僕
上拜嘉負耒為氓幸占把茅而送老推食上我敢忘
一飯之必償

鄉守告朔

某茲審霽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賢牧丕擁蕃厘公
平而兩造解仇擊斷而諸豪循理河內方思於借寇
潁川行見於徵黃某屬已喪明艱於告朔作詩以歌
太守僕未能為輕身以先匹夫公真過矣

通判

某茲審霽潦初晴槐陰亭午若時少尹丕擁蕃厘耕
於野出於涂無追胥吠犬入吾室對吾飲惟明月清
風行蓬鷗行寧淹驥足某失明已久告朔末繇輕身
以先匹夫公真過矣作歌以美別駕僕未能為

德林集 卷之七
鄉梓端午節儀

某伏以一屢送老厭苦病魔半刺多情温存節物城闉
驚羨村落傳誇共惟某官履踐前脩沾濡先訓考亭
夫子親接緒言唐世詩人實傳宗泐暫屈賢而丞郡
尤敬士而愛民當湘濱競渡之辰念林下歸田之叟
輟犀筋鳶刀之享閔龜腸蟬腹之饑人方翕以世
情公獨憐於先契某室方生白突久不黔老老無
能徒抱食珍之愧大夫有賜敢稽拜命之恭

涵頭鄭監鎮

為農去國林間方力於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
喝道皴明珠於袖裏飾斷木於溝中共惟某官秀稟
天台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見古
心不入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
微而蚩觸之多大則虞芮之訟紛以求決往口質成
書判流行極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
風左馮翊之才然君子之道中庸頌本朝之法嚴密
姑平一闕即輅九遷某久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
席不煩霸陵尉之訶問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
圖髦士惠顧充翁歌詩人伐木之章奉賢者班荆之
語傍觀榮其內省闕然署門而謝交情自慙廢退隔

年而還詩債尚怨耄荒

莆田翁縣尉

南昌尉雖卑素有仙曹之號北山公已老方為愚谷
之民猥辱貽賤敢稽還贖共惟某官讀書之眼如月
春賦之氣凌雲疇昔先登既看花於瓊林之苑藉令
小卻宜給札於玉堂之廬云何席豹之守閩尚使騏
驎之行地顧士之窮達莫不有命而官無大小皆可
及人警夜詰姦奚止訶灞陵之獵箋天論事聳觀上
文石之書某叱黃犢而力田盟白鷗而同社為先人
守丘墓投老何求無惡少瞰屋山即君之惠

曹而同拜其身投岩壑景薄崦嵫夫何幕下之名流
尚記漳濱之病叟鏗錡雅奏粉黛醜顏子寧不嗣音
吾老既難趨於賓謁余方有公事君忙未必喜於客
來聊課蕪詞少翫藻思

朱仙遊瀆

力田以給公上不辭漢陰叟抱甕之勞輕身以先匹
夫猥辱信陵君執轡之禮恍貽戕之寵甚愧還贄之
斐然共惟某官秀美所鍾典刑是似伯魚詩禮蓋其
少小之習聞子思中庸得於家庭之密授真不忝儒
先之後肯肩為恩澤之侯萬里戍玉門關一朝通金

閨籍傳聞新治誇說長官本原於文公之書緣飾以
循吏之傳坐令野老聯袂和為予之歌使遇聖門聞
絃發莞爾之笑泚騰三異亟輅九遷某久忝通家頃
仕寓里名祖名父嘗瞻龍席之傑魁難弟難兄每羨
鵠鳶之停峙茲聆百里之出宰幸託一廛而為氓愚
公居北山不改迂踈之素伸弓使南面庶漸教化之
餘

仙遊鄧宰 桂發

冠挂神武之門迫耄期而得謝花蒲河陽之縣忽春
色之見分麗藻粲然華顛榮甚共惟某官在英雋之
目就子男之封學道愛人為武城而得子羽貴德尚
齒避齋堂以舍蓋公至如野老之退閑亦辱令君之
嘉獎其強搜枯思莫報珍投宓子彈琴自然單父之
化許行負耒頌為滕國之民

新莆田陳宰憫

飛鳧入境肯為五斗而來化鶴還鄉遂有一枝之託
漫刺方慙於後至華牋遽辱於先施共惟某官孟公
為賓客所歸元龍負湖海之氣幕謀縣譜能聲蚤著
於二邦滴聖詩豪餘事亦雄於一世所以落也而難
合由夫皓也之易汚君子焉可厚誣諸公於是交辟

某懷執鞭之素願辱銜袖之先施有朋遠來學無廢
於時習緹我不往子寧忘於嗣音

張添教說

諸侯學曰泮方推廣於化原一卷書立師示褒崇於
經術挹清標而起故讀偉製而失驚共惟某官聖處窮
探賢闕獨步生梅溪常州之里尊聞行知游水心止
齋之門薰香摘艷既笑談解褐宜騰踏飛黃屬聖世
作新博選材名之士厭舉人雕篆將興理義之文菁
雖小邦代有巨擘必表章蔡端明陳諫議之存藁必
物色林艾軒鄭夾漈之遺書開後學之心胸續前修

後村集 卷三十一
之氣脉廣文到官舍莫嘆無瓊學士登瀛洲會看給
札某少嘗肄業老已明農雖甚惰荒未忘親炙無友
獨學每懷孤陋之慙有朋遠來庶獲切偲之樂

趙錄參若璠

老子癡頑既休而謝事參軍俊逸真膏而逼人
勞謙首辱於貽牋衰憊遂稽於還贄共惟某官讀書
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太白才名豈非仙謫汝陽
眉宇見謂天人耻躁士之九遷慕高賢之三語至公
不撓未嘗問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安知有公喜公怒
貴名方起賢業巨量某痰疾交攻應鼎盡廢久懷刺
字懶龐公之入城亦有芻言俟禪謀之謀野略抒摧
謝良愧荒踈

林司理季頴

短衣飯牛鄙拙之歎叩角高軒下馬文章之氣如虹
和予者誰逼我太甚共惟某官撐腸萬卷過目十行
盡掃腐塵不煩緝削胸襟灑落從神仙吸風露中來
材思清新非世俗食烟火人語有士如此何官不宜
為囚平反諒必無於寃獄令公喜恕豈所望於參軍
大宜映石渠之藜小亦通金閣之籍必騰而上無淹
此留某久不逢刮膜之醫常欲求擊蒙之友二尺檠

後村集卷之三十八
綴字已付來生一樽酒論文豈無暇日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後村集卷之三十八

雜啟

谷湯伯紀論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儷文深惟空踈不稱提獎以至切磋
之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猥座賓佐當挿羽流
星之交至多據鞍橫槩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
非以此為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着價未識面而
露章以幕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
房以足下既難學子陵之高斥相公為老兵安敢効
孟嘉之醉故於鼎谷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然而博現

後村集 卷三十一
陳編頗見前輩於頓健將退之擬所作於商周嚴武
麤才子美方其賢於顏賈或以為窺濤海而悻慄或
以為繫雪山之重輕若乃廬陵之於文僖眉山之於
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推許之間曷嘗為文字之
瑕疵遠足見風流之篤厚顧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
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泥金之筆務為高簡
恐貽賣菜之嘲盡黜菁華似匪梨花之體誠願於俊
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無窮讀者下駭
大慙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可以小知烏
覩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之意聊以發老生所懷
斐然有云亮之而已

田湯仲能撫屬

光奉贊書來參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溫石之流此士
肯來徑處鄒枚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
性極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
二蘓三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禪大使出護陪京
方現要路之登忽勇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
者十年然飲水著書亦足傳於千載茲改調於琴瑟
果來赴於弓旌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即而
草新奏遣掌政而訪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於闕北

豈容雅士尚留滯於周南其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
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頗似於繫匏方喜論心竟成交
臂嵇康性懶煩見索於報書司馬才高惜不觀於授
簡

回京尹

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殫壓之
威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捕輿望父歸某
深喜微蹤密依巨庇首嘗捧刺繼辱貽賤問馬及牛
共仰神明之見騎驢銜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之一言渠欲焚黃寧免傍嘲於三字空煩攪思聊奉
啟顏

答賈都大謝贄書啟

皇華使遠有光肅將上指中書君老而禿偶代玉言
不能措於一辭安敢當於儷語恭惟某官金莖承露
玉樹臨風誼所條陳出先漢諸老生之右至之賦詠
在中唐大家數之間既入承明而至九卿且坐黃堂
而稱太守屬台星之歸袞貪夜雨之對床堂羣賢彙
進之時覺巧匠傍觀之久以銘臺而臨遣由黼座之
選掄攬轡而行遂提封於九路予環而入將濟美於

一門其昔受魏王之知今為魯公之客輒持殘錦謬
演新綸元憲之有景文更相輝映子固之稱平甫匪
曰比周勉課蕪詞難追藻思

答江東漕趙待制謝贊書

妙選宗英疊將使指事權之重今昔所稀共惟慶愿
某官水鏡清明風斤敏銳兼京畿澄清殫壓之任衆
謂當仁陪雍時扈從論思之班士無異論忽勇急流
之退果興當宁之思以從臣持節灌輸以玉人提綱
煮摘必能參酌漢儒蓋鐵之論幹旋唐人鞭笞之間
印綬若上纍上曼無近比財貨防上暴上叶濟中興
既殫忠力於國家蓋即謀謨於廊廟某偶緣薄技獲
草贊書羨輜軒使之行方立於霄漢恨管城子之禿
莫鼓於風雷廼勤貽翰之臨且有濡毫之惠所為感
悚未易究宣

賀馬相公

仗鉞策勛子環趣覲微仲其佐袞矣昔稱九合之難
歸公以衮衣兮今閱三年之久慶開宗祐喜動縉紳
恭惟驩愿竊以其官許國精忠康時老手被髮纓冠
挾鄉鄰之闔力倚角於上流綸巾羽扇盛任虜之鋒
沆掃清於多壘雖曰旂常之紀錄猶煩樽俎之折衝

今則胡運寔微星威未絕東逆雖之徂伺西畔將之
鴟張近而饑民之火燒腸遠而甲士之冷徹骨孟子
云如當世之欲平治晉人謂非上哲必假英豪昔萊
公護北門以朝廷之無事今司馬相中國何遼夏之
足憂某半生勤岩石之瞻一旦睹介圭之入洪鈞轉
一氣方託化甄黃麻似六經愧無筆力所為忻躍未
易揄揚

回陳正言卿會助筵

共承真染寵餉盛儀雖蒲省尊嚴不可領湖山之集
然扮鄉繾綣猶為主洛杜之盟分餘瀝於美酒價十
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伯之助某與同朝之勝
彥及新榜之譽髦望遺公若景星鳳皇均託歡顏之
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稟
誦容樞衣而推謝

谷安溪黃宰謝薦啟

鐔漢一見辱傾蓋之甚懼輦路重逢值斷憲之少暇
今鈍漢久稽於還贄幸外臣尚可以露章妄相品題
殆若拋引伏惟某官為有用學讀未見書才寡二而
少隻文千變而萬態菖蒲花蟠莖實穰劫間生火浣
布切玉刀至珍無價同志請避三舍諸老放出一頭

後補集 卷之三
曾謂儒英尚尋縣譜聞絃而笑莞爾猶有武城之遺
風聯袂而歌薦于未害魯山之高致風憲之際除由
此乾淳之舊典則然其身已明農意猶勤類服膺竒
雋仰一鶚之材高極口吹噓恨匹雛之力薄謹搜枯
槁少谷謙摛

賀陳大諫

出綵龍墀提緹騎省識者相慶翕然同辭恭惟歡慝
某官風憲迭居霜稜尤峻近所建白聞者作輿論王
氏五侯權門氣沮奪堯佐四使貴畹膽寒皆它人噤
不敢言惟明主欣然能聽際頭直上著意可占誦慶
曆御筆之詩既增光於歐蔡踐乾道元台之拜行趾
美於葉陳某猥以餘生睹茲盛舉作退之諫臣論無
復激昂續子西內前行尚堪勉強

賀馬中書

南衙疏寵西掖為真公當五星聚奎之時尤其穎異
上於一佛出世之選久矣印刻仍居禁林且冠縶從
斯文之慶有識所同蓋世運罕逢於休明詞氣尤宜
於盛壯於湖未及而立已掌贊書水心晚迫者希力
辭獲直屬當宁敷求於英妙願在廷孰副於春知文
不在茲乎既以提鼈而對掌年不可及也更煩立馬

後
而一揮極儒生之至榮亦公朝之盛舉發帝之令兼
南豐曲阜所長秉國之均踵盤洲平園之拜

答卓漳州謝順寧精舍記

僕賣文莫售直一錢而何堪君着價太高字三緘而
不吝厚幣侈多儀之餉長牋搗絕妙之辭拜賜何功
置慙靡所恭惟其官竊理盡性至命以孝事君則忠
素薄宦情守逸少墓前之誓及題庵扁本橫渠座右
之銘梁詞自寫其雅懷壁記尚煩於拙手有昌黎之
序今猶壯李愿之言無安仁之才孰能發彥輔之思
搜枯腸而屬藁覺秃筆之無花虛白之室屢空玄黃
之篚甚設以至蟠屈九制一揮之體揄揚再衰三竭
之文其懷惠情深傷廉顛泚老山之下既買田築室
之美君樂盤之中願秣馬膏車而從子

回陳尚書

僕慙陶弘景迫晚節之宜休公若龐德翁凜高風之
可敬雖嘉遯無入城之迹猶執謙尋同社之盟厚意
盎然華顛榮甚伏念某紫章髦屨八秩駸々曩陪戎
橐之班報微消霽今卧牛衣之疾景薄崦嵫共承帝
俞許致君事遂田舍翁初心之悵切由鄉先達素論
之游揚當帟立殿上之時主張甚力及龍卧洛中之

日賞好未衰既懸安車尚陟奎閣某愧謝函之後至
辱慶贖之先施和台鼎之梅方聳聽文德昕朝之制
煨地鑪之芋願毋忘僧廬夜話之言謹勒蕪詞少訓
藻思

賀陳尚書生日

伏審日迎長至陽復之初天祐中興賢生此際方燕
申而山立宜壽嘏之川增共惟某官以忠蓋結主知
其出處閔世運晉鄙之俗薰陽亢宗而為善良畏壘
之人賢庚桑楚而欲尸祝甯寧憶數百篇之論諫上
穹界九五福之康寧其屬迫耄憊末由旅賀以懷溢
喜莫籠鵠以放生不腆菲儀姑存羊而愛禮

賀陳尚書生日

批龍鱗而抗疏久著直聲紱麟角以呈祥光生闕里
輒陳菲薄虔祝耆龐共惟某官直幹千尋精金百鍊
擢居諫長號四際頭跣入如來僅一蹴地謂聽履而
升矣廼褰裳而去之領洛杜之耆英主香山之詩酒
武公美綠竹百齡必享於旄期子房從赤松千載猶
高於雅志某久矣得謝老而失明半羊煨殘未踐招
提之約辨香拈起有如釋子所云

田林中書

儒有已試之效難揜時名臣實不如之章僅存古意
公言之爾私謝云何恭惟某官典冊當行風騷餘事
九重側席飽聞世間謫仙之名一顧傾城醜却天下
婦人之面雖鴻筆烏能捨我然蛾眉或者嫉予小需
加辭之招忽抱遺弓之痛嗣皇初政代言尤重於斯
文先帝舊人訪落必先於此老某氣再而衰三而竭
身三宜去四宜休恩許辭榮法當薦代素仰慕祁大
夫之舉老未敢忘不能進遽伯玉之賢歿將有愧因
訓謙貶聊發鄙懷

荅劉提舉

玉尊叱馭而至徧行九折之塗許行負耒而歸幸在
一塵之列褰帷戾止折屐足然念昔端平嘗陪名勝
持孤論尾蜀珍之後不謀同辭及煩言罪濮議之人
盡歸一經動子夏離羣之嘆誦淵明思友之詩僕已
挂冠公方衣繡強扶白髮出輅皇華使者騏駟或可
俸周原之訪故人難忝儻肯為田舍之留

與丞相綴壽詞劄附

茲者伏遇光輔中興篤生上宰麟角繫綉紱現聖丘
闕里之祥烏飛銜紅巾啟阿母瑤池之燕壽綿箕翼
福比河沙某受恩莫報於萬分贊美常熏於一瓣闌

珊瑚夢嘗操前殿之制麻下俚村歌難被後堂弦管
婚書附

季子聘書

累世通家有孔李交游之舊一村二姓尋朱陳婚嫁
之盟謀之既臧卜云其吉令愛小娘子素閑圖史毓
秀於閨房其學生其粗學箕裘養蒙於家塾男女之
時今其及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靡煩柯斧之言遂
令瑟琴之好尚半畢娶庶無俗務之相關德耀如賓
將見壺儀之可法

又請期

薄贄初通縵儀俯逮深惟婦職以奉於蘋繁著在禮
經不過於榛栗茲拜兼金之侈豈勝報玖之慚逾小
學之癡年既突而弁卜大歸之吉日言結其縞

士華侄聘方氏

循子承家粗鄉評之無玷比鄰擇對以婦德之有聞
何況筮從匪由媒伐其侄長於世胄雖慙羯末之風
令愛擬封出自豪宗蓋亦姬姜之比信札佳耦申以
盟言主饋久虛良切及時之願結褵不遠適當獻歲
之初

又請期

問石納采已修不腆之儀拂筭端著茲卜始和之吉
屬臨銓集敢請婚期生蘭玉於度雖慙家學荐蘋蘩
於廟竊喜婦賢

答李氏聘書為侄孫女

卯金系冷有息女之惇然仙李根深况賢即之籍甚
昔忝交游於三世今通休戚於一家決於長上之片
言畧去俗間之末節金屏綉縵雖慙貴豪竹筍練裳
各隨豐儉洞房停燭畫眉將拜於舅姑酒缸纏紅坦
腹誠堪於子壻

又請期

求皇甚切欲及婚姻之時命龜以占莫如姑洗之月
雖不腆之賢裝未具然久要之道義素孚及茲請期
敢不如約頌為箕箒固微容德之可稱如鼓瑟琴庶
若友賓之相敬

答方氏婚書蒙仲子

子知父志蚤馳誇竈之名女嫁官人矧託連牆之好
諏龜云吉奠鴈如爨共惟令嗣翰墨流傳信高才之
難掩某孫女荆練淡泊然內則之粗閑於君家忝管
鮑之交宜子舍踐朱陳之約一言而決五兩以將禮
重詎甥孰謂非於吾耦諺誇宅相端有望於此即

問石納采已修不腆之儀拂笑端著茲卜始和之吉
屬臨銓集敢請婚期生蘭玉於庭雖慙家學存蘋蘩
於廟竊喜婦賢

答李氏聘書為侄孫女

卯金系冷有息女之惇然仙李根深况賢郎之籍甚
昔忝交游於三世今通休戚於一家決於長上之片
言畧去俗間之末節金屏綉縵雖懷貴豪竹筍練裳
各隨豐儉洞房停燭畫眉將拜於舅姑酒缸纏紅坦
腹誠堪於子壻

又請期

求皇甚切欲及婚姻之時命龜以占莫如姑洗之月
雖不腆之賢裝未具然久要之道義素孚及茲請期
敢不如約願為箕箒固微容德之可稱如鼓瑟琴庶
若友賓之相敬

答方氏婚書蒙仲子

子知父志蚤馳誇竈之名女嫁官人矧託連牆之好
諏龜云吉奠鴈如彛共惟令嗣翰墨流傳信高才之
難掩某孫女荆練淡泊然內則之粗閑於君家忝管
鮑之交宜子舍踐朱陳之約一言而決五兩以將禮
重詎甥孰謂非於吾耦諺誇宅相端有望於此即

又請期

累世通家懷執事契一村兩姓重以婚姻良深倚玉之慙敬拜訂金之諾禮嚴奠贄詩貴及時曲水羽觴遠達於修禊洞房花燭將遂於結褵

侄孫士寅將仕聘潘氏

弟兄折桂欽騎省之華宗父子然藜忝麟臺之遺緒久為嘉耦殆有宿緣某人令愛玉雪自將曾靡內言之出其侄孫某箕裘粗習遠當中饋之虛矧桑梓之連陰喜松蘿之相託前史美閨房之秀其選極難詩人詠家室之宜于歸不遠

答余氏婚書

孔李世家未忘舊好朱陳婚嫁殆有宿緣蕭然羅省之居盛矣委禽之既令孫樞趨力學何愧於伯魚某侄孫女淡泊素風有如於阿鶩允為嘉耦奚假行媒拜重諾之訂金需佳期而合盃仰瞻華閨宜生時鵠之兒預喜蓬門必有乘龍之壻

勝女回方氏定日書

兩家生子盛年相當十月為陽小春伊邇古重請期之禮今差締好之辰然諾不移敬共以聽金屏綉褥雖難匹於貴游竹筍練裳諒不嫌於儒素

沂孫請期書

君子抱孫老尤閑念丈夫有室禮貴及時端笑而占
結褵伊邇匪媒不得敬聞柯伐之言之子予歸允叶
桃天之詠

渙孫趙氏婚書

嫡孫承學粗窺屋壁之藏愛女鍾情見謂閨房之秀
片語辱訂金之諾敬宗深倚玉之慙長令愛擬封縣
主貴為族姬彤管之芳華博覽其次孫學生渙名曰
胄子青燈之習氣未忘齊眉欽德曜之賢坦腹愧玉
郎之選諏龜云吉奠雁如儀况梓里之連陰而花封

以下缺

後村集卷之三十八

後村集卷之三十九

上梁文樂語 四友除授制附

茲濟殿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葦飛不崇朝
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
惠侯道媿松喬術侔盧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
傳然千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
處々幡華家々香火眷言莆壤密介寶鄰復有瘳春
有痛奇精祈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
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纔覆作舍三年而

未成非遇偉人孰圓佳話我知郡其官視民若樂如
已戚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疔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疵癘必無捐擗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闕宇烏紗羽
麾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
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証神農寧不
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
為短歌助舉修棟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
從頭細記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
丹瓢藥及不須携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
不識壺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
留教父老它年憶

兒郎偉拋梁上紛紛薌幣祈靈貺炯然一片活人心
此是神君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藉向來不作葷酒緣
至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夭闕神有馮依漆葉青藜普授

衛生之訣黃焦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西齋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焉
將壓曾是翬飛之觀出於轍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
紛華晚趨乎實有農拾穗荐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祖
常負催科之殿幸而鹺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
別規便座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執菊盈坡
種花成徑雖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
妨於入室然節用愛人未之能盡願勞民奉已寧免
有慙庶退食自公之餘思反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

細字老矣安能命中車棹孤舟歸哉未晚迺為巴唱
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
付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鵲已無人識落泉荒木
老暮猿啼

拋梁南白首銖、較米益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
尾事清談

拋梁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韻籀掩斯冰自有蒼
生無此筆

後村集卷之二十九
二六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
匝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魚魚且可劬
書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
晝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
斯文

徐潭草堂

兒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
老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

而久斤逢更化之特招下帷生緩而迂莫仰禪於願
問中書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霑綾餅餽
之恩歸去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蘓學士竹筒之積緼
得徐先輩草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豈必懷乎故
宇方相司馬石槲則甚陋視揚玉孫裸葬則已奢凹
凸勢殊經營而為臺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
出寢內散花之人延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芹羹鮮軻
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塵短轅車備閑人之九錫免
范蔡托吭而奪與嵇阮把臂而游命乃在天歿便埋
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羅它日荒阡不願曹瞞

後集卷之九
之漑酒遂為已唱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處
邇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西掖西崑有舊樓誰道相如堪視卓
寄聲太乙莫然藜

兒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今屬我
先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
白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
挽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
寬恩尚許同鷗杜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禪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
手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
歌於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
之訓

碧雞草堂

兒郎偉避世金馬門之內深悔昨非結屋碧雞坊之
西偶諧高興披荆之始綿叢而成後村居士因卜復

丘併營支壠面勢挹蒲之壽水地名叶漢之陳倉窮
幽極深堪續盧浩然之志拔貧作富不煩王錄事之
賢百圍之擗櫟參天數家之雞豚同社煬爭龜舍爭
席誰是主人智樂水仁樂山豈無勝友柴門延月竹
徑通溪事如天而罔知醉似泥而少醒召玉褒而從
獵徒夢遶於屬車詣詹尹而卜居尚心懷乎故宇課
燕詞而紀實助梓匠之落成

兒郎偉拋梁東少日輕將仕易農老去鄰家邀社飲
先生病著不能從

兒郎偉拋梁西晚知茅舍勝金閨寧為野老騎黃犢
怕作祠官祭碧鷄

兒郎偉拋梁南一枕清風午睡醋玉塵縱無人對壘
蒲團尚有佛同龕

兒郎偉拋梁北絲絢曾立虛皇側未應放逐有遐心
夜々起來瞻斗極

兒郎偉拋梁上下居惟此尤清曠無千駟馬似齊侯
有百弓田如魯望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溪光風月夜兀坐漁磯不把竿
先生非釣虛名者

伏願上梁之後藏書不蠹種樹成林歲事豐登常乞

衆而得酒老身強健能拾穗以行歌所願為太平之
民不敢希無妄之福

後村新居

兒郎偉伏以先世有敝廬之舊豈敢圖新平生無華
屋之心矧當垂老將侈大昭回之筆迺經營清曠之
居後村居士擲寸管而得名巢一枝而知足暮年諸
息分戶牖於蜂房之中老子一身獨棲宿於雞窠之
內叵堪局促思就寬閑出金鳳於榛蕪浴銀蟾於清
泚鷗來狎我異山谷翁歸牛浮鼻之詩龜不欺吾合
地理家迴龍顧毋之說敝葦椽於坡上揭奎畫於楮

間其東將魚菽而享先稍西可雞黍而止客東史卓
詞頭於高閣陳法書名畫於便齋無死友於朝不慕
蕭朱之結綬有同人于野寧從沮溺而耦耕古老云
七十者稀癡人欲九百不灰抱膝孔明之榻晞髮老
僮之廷突兀千萬間見何時嘗發杜陵之歎辛勤三
十年有此屋真如韓子所云遂為巴歌以相郢斲
兒郎偉拋梁東猶記祥雲一朵紅昨日螭頭夾香案
今朝牛背聽松風
兒郎偉拋梁西百年強半是單栖老來并白長辛苦
不似梁鴻有逸妻

兒郎偉拋梁南掛起南窓設小龕枕畔飛蚊床下蟻
先生重耳睡初酣

兒郎偉拋梁北北亭山有吾翁跡不為太史續家書
且向善和繙手澤

兒郎偉拋梁上末後是真前是妄白身休要散吏銜
血指元非舍人樣

兒郎偉拋梁下卧起與書相枕藉山中庑處覓金蓮
月光如晝何曾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有蓋藏鄰通假借晉鄙之人多善
畏壘之山信穰為愚池愚島愚堂愚亭移嘉未而錯

置非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命小車而出遊別腸空鯨
吸之盃老眼見蠅頭之字怡侯奕世相傳守孝謹之
風白傳他時一笑領醉吟之謚享無量壽保不賢軀

宜休堂

兒郎偉伏以未央前甘泉北忝法從之老臣汾水曲
疏屬南有先人之舊隱惟尊幼殆幾於千指於側旁
增挿於數椽後村居士少也幼書長而委質淵冰臨
履天日照知通籍於寧廟憑玉几之前結綬於穆陵
收大綱之始中緣狂論久屏寬閑晚察孤忠遍塵清
要去猶賜張曲江之扇歸尚揮疏大夫之金何以萬

間為哉不過一枝足矣然三子各開戶牖諸孫俱及
冠筭前施紙帳禪床清維摩之病思後列書房織室
圓龐老之話頭享武公綠竹之苑期保釐叟黃花之
晚節乃為巴曲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倒橐初增地百弓疇昔買隣猶隔巷
而今杖屨往來通

兒郎偉拋梁西古我先君有隱棲但願玉堂紅歲々
丹苞萬顆壓枝位

兒郎偉拋梁南二祖營棲似卓庵留蠹蟲書傳世々
生蝸牛屋等潭潭

兒郎偉拋梁北溪邊松檜參天碧華屋留為汝住場
樗庵却是吾真宅

兒郎偉拋梁上禁中曾畫葫蘆樣詩賦何嘗直一錢
光焰安能長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田父清晨邀賽社溪山明秀可登臨
鄰里有無通假借

伏願上梁之後雨暘均調田海上熟蠡帶糟蛤含酒
厭飫老饕養魚通印蠟破山生涯爛醉子平救斷家事

叔夜懶報人書挾兔園之冊以訓蒙駕雞棲之車而
謀野昔常衡千慮未免切老婆心今不掛一絲自然

現壽者相既安莞篔簹必大門閭

樂語

宴張都丞袁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
屈軒車之貴重侍杖履之從容共惟某官龍章鳳姿
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
侍虛皇之香案舉世莫磷緇於大節後生皆師仰其
餘風幼安似非晉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宁
獨知其素守追鋒趣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
未起東山之卧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柰都

人望一馬二童之至上方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
修吏部頃幸識荆蜀來剖竹過楊雄之宅將質羣疑
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爰舉宴嘉賓之典况當修禊
事之辰折酒以當酒籌攀柳以留行色掣鈴郡閣獲
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
颺口蹄上粲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幡邂逅此逢迎恭桑深得詩
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
載洛陽城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

撤山前之薇戍方卷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
迺為薄具以屈高軒共惟其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
劉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
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
貪風妙筭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後多所
講明營金湯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帛
迺興動於林泉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遠更生宗室
遺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徑歸禁索我知郡編修吏
部交游最蚤聚散靡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
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疑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

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鼓上約秋風輒以心聲寓
于口號

長劍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為方趾、水
中墮鴻已冥、天外飛離索畧憑卮酒訴淹留却
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

擁旌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頭屬外臺之初建
敬陳燕衍屈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
殿中燈籠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
傳誦繇國朝而屈柏惟唐氏之有人傾因六察之除

奚翅百函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
都人祖送畫公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
輓俄移南國之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勝洗馬新息
珠犀之誇儉甚乖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
炎熱之區悉變清涼之境賜履至于海既憂頽之少
寬介圭觀于王喜過歸之不遠我某官昔叨末契今
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
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
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歸細聽金縷之歌莫
惜玉山之倒菜相巨杯之飲縱不能陪范公一筆之

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觀賓主之交惟輒
陳蕪音聊啟玉蔭

元戎建纛粵王臺廉使新持漢 來一紀別俱無
恙在二星聚豈偶然紉清風可 貪泉變老筆能
驅瘴霧開祗恐仁皇思質肅日 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

中軍謀元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 使臣屬輶車之
再駕將交驩於大閭爰盛啟於初 恭惟某官清節
致身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
子小人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主深知

其忠及拜瑣扉垂登廊廟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
莫留茲矢彤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帕首紛來謁之
小侯教條清明鼓角謹亮龍戶馬人之相慶蠻烟瘴
雨之一空鷄鷓去而蚌迴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
而獸舞行入賡喜起之歌我其官幸甚登門加之通
譜彈冠魏闕舊陪簪蓋之餘攬轡周原新托履封之
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遠茲嶺海之重逢召鼓史以櫺
峯牟命佳人而曼鳴琴反玷為雨君之好聊永今宵
卷衣以送上公而歸無忘以日某等俯陳蕪語上啟王
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解后轅門以建牙應是近臣勞
侍從頓令遠使有光華它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
來本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賸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

瀛洲學士為江鄉半刺之行向曲山人惜親友中年
之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廼殺雞為黍以函之恭惟
其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涵而山出聲名蚤著
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任猶塵杜牧之第五元化
孕以五伯羊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
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未將折檻諸公慙請

劍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
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
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仲卿妻安牛衣
之儉趙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
入手微以諫官許以宰相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
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
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為別駕長官分
席嘆無蟹而有監州想像醉翁澹庵之勁節高風收
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橐覺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
六佳方今圖回一新飾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將行

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
屈屈天僊况頭廳廼吾鄉兩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而築
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暮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
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綉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
知己詐忍卜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
轍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暮看人着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

吾事白鷺青原欠子詩魯國兩生肯行否海賓二
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脩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四友除授制

代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實封

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
肆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其出明視
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
求居然實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
入周人之且遂陪衆後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

以史遷之官繇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拔揚
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耻營晉臣之三窟雖勲名異
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
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
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第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
益湯沐之舊畬渙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
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徵管之言深嘉仲父世廢朕命
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之之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菜食之封

沐寵懷慚擣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
西伯詢芻蕘首徃遊於周圍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
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
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
禿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
議其見絕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萐之心
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削牘而祈閑退每賜札而
示眷留得於漸需庶幾直諫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
澤侯哉茲孟伏遇皇帝陛下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
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

身非有五接之援疏分茅之異渥肅執簡之微勞臣
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
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代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
匠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
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凜手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
高于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岩加師友之切嗟
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
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厭瓦注之拙野易以

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
君常置之几按之旁屬當北門徠直之虛孰堪東里
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昔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
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
禁巖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
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敷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
頑之陋質汗清切之適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充晚
後望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撲積藏非敢索

山人之價割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藉
以宮錦澡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評臣豎
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痲癢磨涅縱多終莫
磷緇於堅白豈必染馬汗之指居然先鳳味而鳴獎
發藻之微勞躋擢文之真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
供鎮紙之需逢李期趙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
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操
砥礪之權刻雕鐫之獎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
制金盞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机之具逼於華蓋之
躔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頌雖慙

德林集 卷之九 臺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代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容斯為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雖嘗見闢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為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黜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余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啟

召同四友愧濡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灶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縛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聰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敢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游陳雷之膠不解美翰之池盡黑餬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枝舊學都荒歲終磨於寸許中遭黜黜稍見擯踈唯畫駁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真有於大造請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鯁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粹然

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
尤嚴皂白之分既滄黜黜之誣仍玷清華之選某敢
不研精游藝摩頂訓知社陵金掌之詩可謂崇矣豫
子添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詎仲舒至矣然於詎曰賈生於仲舒曰董
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
如此朕既召頴泓之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
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
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于朝以煥

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
遺逸舉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
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其曩
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衮褒之意
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
風斤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
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
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嘲珣短庭議敵輕量才則

曰牧麀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
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
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
張華至萬甬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
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歎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才靡縱於斧斨思妙化
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天騰願慙側
理之微奚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寃少效鋪張
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有攷或能補遷史

之亡

卷終